



東里文集卷之四

序

胡延平詩序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文武膺受天命有天下當時魁偉
豪傑賢智才望之士雲附景從各效其用以見混一
之功暨天下大定茂興文治廣德教徵用儒術以復
隆古帝王之世天下之懷抱道德蘊蓄器能多聞博
雅之士欣幸遭遇林林而至者蓋比於書之野無遺
賢大雅棫櫟之詠也于時廬陵胡子祺先生以經學

楊
東
里

行義徵至京師偕入見者十八人是日太史奏文明
之祥 上大悅皆除監察御史先生後陞廣西按察
僉事又擢知彭州秩滿陞延平知府歲餘沒於官先
生之任風紀也秉正直之節務持大體為郡守也敦
豈弟之行而脩實惠藹然忠君愛國之誠憫然憂勤
恤民之心彭州延平之人至今思慕之而不忘非漢
宣所謂與我共此良二千石者歟先生有詩若干卷
其子今翰林學士廣屬余為之序詩雖先生餘事而
明白正大之言寬裕和平之氣忠厚惻怛之心蹈乎
仁義而輔乎世教皆其所存所由者之發也昔朱子

論詩必本於性情言行以極乎脩齊治平之道詩道
其大矣哉蓋自漢以下言詩莫深於朱子而胡忠簡
公嘗以是薦之故知朱子之詩又莫深於忠簡先生
忠簡之十世孫為詩固得於家學者歟今學士遭逢
聖明膺斯文之任而家學益著詩不云乎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於此又以見 國家得賢之衆士大夫涵
濡聖澤傳世之顯有以同乎周之盛時也

送胡永齊詩序

胡種永齊以其父命將自京師還廬陵侍養其祖母
求余贈一言永齊生乎詩書禮義之門為延平太守

之孫今翰林學士之子其得於家訓有素余何言然
與學士同郡同官久要且厚永齊又嘗從余游余敢
愛一言而不為子傾倒哉子見夫木之為材乎其始
依長山大谷深厚之地以託其本又有雨露風日涵
濡煦育而無牛羊斧斤之戕害而然後挺持堅大可
以棟宮室為舟楫成什器鉅細隨宜皆適於用也不
然牛羊斧斤為之戕害者日肆焉而莫禦雖託本乎
長山大谷深厚之地雖有雨露風日涵濡煦育要其
生遂之意斬矣惡睹其成材者乎人之生幸遇太平
無事之時且家居熏陶造就之有資而無飢寒勤苦

之累惡可以自棄乎盖人之貴乎學也有仁義忠信
以養其心剛健弘毅以立其志齊莊中正以恒其德
恭讓節儉以制其行前言往行以克其智禮樂文物
以飾其躬講焉習焉不廢於造次顛沛之頃其久而
益熟也無所往而不達無所用而不宜故君子者必
務乎此彼有違道適情凡可以迷溺心志者皆吾身
之牛羊斧斤君子者必務決去之不使一毫作於其
心害於其身市廛之子受十金之產於其父謹謹愛
護不敢失惡辱親也吾身吾親之枝也豈十金之謂
哉故愛身必在務學務學必在力行不徒其言之為

尚也勉旃永齊子英年秀質智足以明善學足以成德由此而孜孜慎脩不已所謂沛然孰之能禦也永齊勉旃他日聞仁山文水之間有能以學植身必子也夫若是而使鄉人父老愛子者皆稱延平有賢孫學士有賢子於吾交游不與有光哉故書此為贈朝之君子與學士交遊而愛永齊者相繼為詩列于左方

送尹能敬詩序

去西昌東南五十里曰灌溪並溪南北居皆尹氏其世為鄉之望其人雋爽傑特多有有用之器其老成愿謹吾心所熟者能敬甫表然者也能敬甫平居接人

恂恂至遇事氣義磊落嘗歷涉憂患無一毫之戚於中至乎晚節仲子昌隆擢高科揚歷清華人皆以為能敬甫榮乃獨不然方歉歉持恭遜以善導其子孫日勤不懈此其見之明志之素定者乎世之人遇小得失其中變遷盈歉無復故態者視能敬甫為何如今年春就養來此日與縉紳賢士周旋乎京師聲明文物之下甫兩月輒慨然自念吾奈何違吾親立龕棄吾子孫之訓教而忘返乎即日戒行李就道其子挽留之不得竟去於是朝士歎能敬甫之志尚遠也或曰古有所謂逸民能敬甫其近之歟而厚於倫理

孳孳焉要為合於中行者故相率為詩送之以余同
邑且熟也屬為序云

送林教諭致仕詩序

永嘉林士賢先生今年八十有九矣以分教邑學考
績來京師書最朝廷優異之陞教諭俾致事行且
有日大夫士為詩送之右春坊大學士黃公屬余引
其端古之君子學而成也其心未嘗一日而忘斯世
故或施之政事以利天下或推之講學以淑諸人人
持必為之志恒久而不息不以強壯衰弱而或有作
輟也蓋曰天之所以畀我豈使自足其身而已存心

之厚如此然人之所稟其聰明精力既老則衰矣雖
其志篤勤弗懈而身不足以勝其事故先王有七十
致事八十拜命一坐再進九十使人受之制夫人之
生有不能七十八十者多矣况乎九十又足以勝事
哉漢伏生年九十孝文欲召之而老不能行使掌故
往受經生不能正言至使其女傳言今林先生幾於
伏生之年而懷惓惓之誠以勤教為盡臣職以育材
為報君上老勤不倦非存心之厚歟然清明康健
馳涉川陸二千餘里述職京師趨進拜俯威儀翼如
光膺寵命歸樂其餘年非盛福哉觀其身論其心

詩而送之不亦宜乎

送徐理問詩序

吾友徐崇威自征商陞中書舍人踰年改陝西布政司副理問數月復改廣西崇威有疏達之才端厚之行又嘗出吳楚道梁宋秦雍縱觀山川崇大之勢博覽古人興敗之迹克乎其氣廓乎其智將見諸行事也譬如駕長舟乘春流浩蕩而東而翼以厚風雖一日千里易易矣然崇威自拜理問之命其心常兢兢焉如有所弗任蓋司理之職難矣人之生皆有惻隱之心士之從政也皆以生人為務然其有罪焉憫而

宥之 天子之所得為也司理之臣雖欲為之而非所得專也司理知有法而已知求當乎中而已其罪重也重刑之罪輕也輕刑之情出乎過也過罰之出乎故也故罰之刑罰不自輕也輕則由我縱惡亦不自重也重則由我濫誅此在 天子猶慎焉况於司理之臣乎司理者輕重不爽於錙銖是非必適於至公而非察之至明鮮有不失一失則為不勝任司理非誠難乎然能至誠以求之虛己以聽之權度精明敬慎不懈而哀矜惻怛之意不離乎中則司理之任亦未有不可勝者崇威行大夫士為詩送之余故推

其說為叙以廣其意

沙羨彙引

沙羨楚壤也春秋之夏汭漢之鄂縣孫吳之武昌在焉晉以後因革不一而皆為江漢重鎮

國朝置布政司臨之以總十七府州之治余弱冠而游也蓋嘗踰大別泝岳陽觀洞庭浮湘水望衡山而還而憇此最久其賢人君子多與之交文事之討論篇什之倡和多與也今足跡不至者十五年舊交零落過半間發故篋得往年所為詩文百餘篇雖詞旨淺陋無可采而懷故人之不見想山川之在目情之

所存不忍棄也因粹為一卷題曰沙羨彙云永樂辛卯夏五月朔士奇書

石臺稿引

歲屠維單闕石臺蕭德黃延余教塾館石臺在吾邑東南一舍許龜源里中里有溪溪有石臺如砥谷坐十數人故龜源又名石臺里云環吾邑數百里其山水闊博秀麗其壤地肥沃宜耕稼歲無水旱之虞者莫出於石臺而崇儒隆師又有諸老成人及多聞之士相與上下譚論之樂者莫出於蕭氏余是時方幸來此從容優逸將用其志意以增益所未至歲餘迫

於召命不遂所欲然至於今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石
臺也當時所為詩文率出一時應酬或錄或棄所錄
者此卷是已間一展讀撫歲月之如流念舊學之不
進不能無慨焉於中也因題之曰石臺稿云永樂辛
卯冬十月朔穀軒識

長林書屋圖詩序

長林書屋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
之故居也在廬陵吉水之間前有金螺白鷺之勝後
有青原石礮之奇夫容天玉墨潭諸峯巖然相望於
左右而文江之橫帶滄洲之演迤層阿複壠青林白

石之廻抱於旁近者實江南勝處也公世家於此自
其擢高科陟清華其身之不至焉者殆二十年而其
心未嘗一日去此也間命善繪者為圖以旦夕接于
目適于心而與公相知者又賦詩其端以道公之意
夫古之仁人君子其處也未嘗忘斯民及出而仕矣
亦未嘗忘乎其平昔丘園棲遁之適蓋其所學必在
乎兼濟而所自得於內者不以窮達而有所變易也
苟一朝得乎彼忽忘乎此沉酣溺焉變易其所素此
其人可與有為者乎公少居於此樂於此久而不忘
於此蓋人之情也願今遭遇

聖明居斯文之首任寵待之隆千載一時也公於是時方圖盡其所當為者以仰荅盛遇之不暇其暇乎望山林處士之適哉然則公之斯圖殆所謂寄意者乎嗚呼觀公之所存將公之所有成可見矣余知公有素三復此詩安得不以為士夫夫道哉遂為之序

蔡氏族譜序

蔡氏西昌之望也中更變故其子孫微矣余少獨識月惲甫蒼顏白髮長身玉立儻然塵表時時從人道其先代盛時風流儒雅可敬可慕而今為可悲慨也月惲沒蔡之後獨有震亨兄弟在而震亨之考文玉

嘗出後胡氏蔡之祀幾為若敖氏之餒矣震亨凜乎斯懼將復其初也而求其世譜已湮沒不傳獨月惲先墓記自十六宣義得常而下有可稽者蓋得常而下為十朋十朋而下為賢卿賢卿四子申甫清甫澄甫濟甫八孫志學志弘志道志遠志武聖傳壽傳性傳然自月惲沒八孫已莫辨為孰之子今獨知聖傳壽傳性傳皆濟甫之子蓋出劉尚書崧題愛山圖所云月惲則壽傳之孫文玉則某之孫也震亨據此錄為譜將示來者其存心厚矣以其先嘗於吾家有連也求序之吾聞蔡之世詩書行義累累相望而特顯

於濟甫濟甫諱源愛山其號也登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歷官司農少卿湖南安撫使政治卓卓搢紳間尤為潭州守李芾所知嘗薦之於朝其所居地不知幾易主至今鄉人父老過者徘徊嗟咨曰此安撫宅也嗚呼盛極而衰衰極而復天之道也蔡之後將不有復振者乎君子之澤譬諸大木立乎高山曠野疾風炎日冰雪之侵凌益久益深其柯葉條幹隕折幾盡幸其本之存也一旦乘太和之氣有不奮發而復榮者乎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蔡氏之後其必務學敦德以待之哉是為序

送蔡孟愷永州教授序

廬陵蔡孟愷清脩苦行恒軼軻落落不偶於世然其心未嘗不自得也負氣義夷險不貳與余外兄陳仲述為同門之交仲述博學守道非其友不友願與孟愷相好也仲述家故貧為監察御史十年沒時惟一布被猶讀書郡齋所遺一子賞未亂也喪其母依養於牀孟愷過之愴然有動乎中指賞告其牀曰子善撫之吾有女以妻焉所親難之曰孤寒之聲其終有立乎孟愷曰吾誠不忍此故人之子且安有仁如仲述而其後不立者乎卒以女妻之於乎今之人以貴

富勢利相交處失其貴富勢利則東西散去為楚越者恬不為怪或有一人焉不為此慨然欲脩古人之道則相與聚咲而愚視之於是其習愈倍而去古愈遠求如孟愷者何其少見也孟愷今奉命往教永州郡學其兄子吏部主事學淵求諸能賦者作詩送之又求余為序今之所謂教官者能從事於文藝則善矣有尚論其躬行者乎是以輕彼重此違本逐末靡然而從風久矣夫能脩其身必能推以泐人能厚其友必能推以事君孟愷往焉盡為臣之節明教學之本所謂舉此而措之者耳故畧述其行以示永人使舉此可以知其餘他日求之學者有文行可稱本未兼舉必出吾孟愷之門乎

送蕭善本序

自余來京師十有五年於文溪武山之域父兄之鄉吾少壯出入嬉遊之處未嘗不在余懷也而遭逢聖明叨職近侍恩眷隆厚然材薄識陋不能效纖芥報稱日懷愧惕之不暇願敢言其私哉而比年鄉人親交有至京師而過余者皆已蒼顏而華顛矣昔之童髡者皆已翹然楚楚矣而敬問吾父之執焉蓋淪謝既盡不能不慨焉增悵也前三十年余

所往還講學今存者不三四人幸皆仕京師時得聚
處討論相益以寬鄉邑之思善本亦當時所與還往
者近歲始來為太學生無幾輒以使命出再歲而還
還數日又以展省歸未嘗一得從容盡意也臨別能
無情乎雖然子歸而過縣門之南徘徊龍洲歎嘉應
之不爽而觀於其人復有繼今而起者乎又過高渥
而試聽焉將有鏗然噌吰而出者哉又南望三顧之
山而物色焉復有繼蕭清節高風遠躅者乎有之而
賢者將出其門乎其必有以慰余之思

贈蕭照磨序

余總角就學與子敬同師入同講習出同嬉遊相得
也子敬資性嚴厲尋常不妄言咲朋儕一語不合不
能容輒面斥斥已雖無宿怒意然人未嘗不私怪其
過剛也子敬年十四五出遊京師後二十年余至京
時子敬游歷艱嶮道萬里而歸授鴻臚序班余竊意
其所謂剛者必已摧折無有而變為和柔巽懦矣與
之處察其所發固未嘗變也凡所還往莫或敢規之
者獨於余最故余時規之雖少止無幾復然矣豈其
中所養者直故不屈於外邪抑根於所賦者一定而
不遷邪夫君子之剛以直乎內蓋本於道義之正所

謂浩然之氣是也而發於外者固雍容不迫無所乖戾而適乎大中所謂性情之正也士不務出此而徒肆意以行之傳不云乎心有忿懣賤惡則不得其正夫以是感之亦必有以是應之者矣古之人所以為佩韋之戒也子敬今除高州照磨相去數千里臨別無以為贈輒舉其所切諸已者告之山城務簡時求前言往行以致涵養之功焉

萬木圖序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

孝行於為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為受人之施者恒有愧耻為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耻為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我而即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振之指其山號於眾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飯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

功而所活不可勝計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崇茂采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母苟自為利將有為學宮為釋老之宮為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為居室沒欲為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母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摺紳君子多為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佩服訓戒至于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

者即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如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畎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為所欲為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南窓吟稿後序

臨川吳景南先生南窓吟稿四卷吳故臨川儒家先生當元治平無事之時既高崑不出用其精力於詩

以自適夫幽遠靜貞之趣其授受有自又有吳文正
公序之是以其詩之傳也久矣而刻板既廢於元季
之兵洪武初其孫思明得刻本於金溪以歸于兄思
清思清傳之其子今國子司業溥司業君之徒鄉貢
進士吳克彰為重刻以傳余嘗過司業君獲拜先生
之遺像疑乎其山之立也粹乎其玉之純也溫乎其
春之和也儵儵乎其出於塵埃之表也夫其見諸外
如此於其中之所存者可量哉蓋又聞諸司業君先
生復善誦義其介凜然必擇而後交而見諸言與行
者藹然一由於忠厚至於所以植其家裕其後者惟
詩書德義焉耳嗚呼所以為先生獨在於詩乎而至
於今司業君四世矣篤實剛介之操持之愈久而愈
固蓋考其源流之正而君子之澤深且遠矣孟子曰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為引諸卷末使讀
詩者併得之

康氏族譜序

西昌東南五十里曰深溪溪之上有世家曰康氏其
文獻繇宋至今承續不絕其初本匡氏仕南唐為蘄
州刺史曰稠者歸宋避諱遂易為康稠之孫抃英宗
朝舉進士為南昌尉抃之孫訓為國子助教以直言

為秦檜所惡遂棄官歸訓曾孫景材仕理宗朝為鄆
陵令弟景明度宗朝為桂林府同知景材孫時可元
皇慶初為廣東儒學提舉景明之孫宗武從學吳文
正公明三禮為天臨路慶洲書院山長其從弟宗正
國朝洪武第一科進士官至丹陽知縣宗濂舉明經
由教官改常州魯橋巡檢而族之人脩儒術持行義
者猶多盛哉康氏之宗乎泝其先唐貞觀中有諱胄
者為吉州判官過西昌之祈洲樂之遂留家焉胄二
子琬珽之後徙安成珽之孫曰常五子埏坊坎埴
圻始徙深溪則稠之曾祖也祈洲在今淘金驛東五

里有匡家坊余前四十年嘗過之匡氏合族而居滿
百數十人皆珽之後也亦皆謹愿敦樸務農桑而詩
書禮樂之風視深溪邈乎懸絕矣豈其漸習之異歟
抑如木之有本其生意發達獨厚於一支邪凡物莫
不有本人之所以貴於物者能敬其本也匡氏出魯
匡宰句須以邑為氏康出衛康亦以謚為氏不可以
殺也夫屈於勢而去之苟可伸亦可復也今祈洲無
氏康者矣深溪世多聞人君子於致敬其本之心吾
知其惓惓也而至今未有宣言復之者豈其猶有所
屈乎先大父兄弟皆與慶洲君相交莫逆伯父吏部

公於丹陽君有同年之契宗濂又嘗於余往還仲矩則余姑之夫也故巽初之續為此譜也以世好求序披閱再四余安得不景仰其先而重致望於其後哉

送歐陽允宣序

吾邑故家亡慮數十姓若今合族而居有數千指之聚曰暮堂上下會集有數世尊卑之列有漁稼之樂有園林山水之趣有祭祀賓客伏臘之資詩書禮義之有襲賓興仕進之有繼者數十年來蓋曰歐陽氏歐陽氏與宋文忠公同出唐率更令詢初由廬陵徙萬安又由萬安徙秦和之蜀江於今二百餘年矣余

弱冠交允堅允清繼與允賢往還相求麗澤之益今又與允俊好也允堅初領鄉薦為學官又嘗佐邑有民社之任允清亦舉明經為學官允賢領鄉薦兩為郡教授今助教國子允俊登第為庶吉士于翰林歐陽氏之兄弟盛矣他姓兄弟有盛者不皆出於合族而居不皆以經術發身也盛哉歐陽氏兄弟乎今年春允宣以運賦來京師間從允俊過余觀其色知其厚也聽其言知其通也問其所治則養親慈幼以及公私之百務皆其事也夫歐陽氏之家處者固有所恃而不慮乎外而使仕者有所恃不慮乎內非為有

允宣乎允宣雖不仕譬諸材木之用行之為舟輿居之為室屋較其功要皆日用不可無者豈得以彼而加此哉允宣將歸允俊求余贈之言故為書此

送禮部侍郎儀公致事序

禮部侍郎高密儀公以清德正學洪武中自教官為寶慶知府永樂二年詔選東宮官遂陞通政兼右春坊中允無幾又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為禮部侍郎又奉

詔侍皇太孫講讀公之為郡為藩也惓惓宣

上德咨民隱寬平忠厚有仁人長者之風其佐春官

也詳於典故達於政體雍容直諫有大臣之度其為輔導也端莊嚴重非聖賢之道不陳懇懇老成忠愛之意今年八十奉勅致仕

天語褒嘉龍章輝煥希濶之賜也我國朝用賢使能而凡任大職膺重寄者必付諸淳實端重之賢如其材德既足以勝事而稱任則禮遇之加逾久而逾盛考公平生本之為德行施之為事

君治民之實一皆君子之事則所以迓承

天寵者豈無所自哉今歸榮於鄉日與故人賓客權聚譚詠以樂太平之世導其子孫及鄉人後學讀書

明道以成德器皆將為 國家之用閒暇臨清流陰
茂樹睇春榮於綠野招青山之白雲公之樂何其超
然物表哉於是尚書夏公暨諸搢紳大夫皆賦詩贈
之余謹述 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實與公之厚德
盛福不徒以為其鄉之榮而可為天下後世道者引
諸卷端

陳氏族譜序

西昌陳氏有二族其一五代時諱暉者自金陵徙其
一宋季諱雲仲者自廬陵之武岡徙自金陵來者子
孫為盛蓋於今二十世其居已久積而發之也多自

武岡來者纔八世其居未久積而發之也遲邇武岡
之先出漢文範先生六世孫遠仕晉為長城令因家
吳興吳興之後有諱洽者仕唐為祕書郎徙閩之劍
浦劍浦之後諱貞者稱栖衡處士又徙温州之平陽
處士十二世至迪功郎崇忠生渙齡宋郴州桂陽主
簿入元改吉州路儒學教授其子浚源家廬陵武岡
之陽遂為廬陵人浚源子四人仲子雲仲贅西昌羅
氏遂為西昌人雲仲生文勝文勝五子仲子原壽號
碧潭碧潭生民燾觀定民燾生一敬洪武中舉孝廉
為荔波及賀縣丞觀定生彥和彥和生德遜德遵德

遵名循永樂乙未進士第一人及第為翰林脩撰西
昌科第自宋至 國朝彬彬乎盛矣而第一人及第
實始於循發遲而弘者理之固然也武岡而上其譜
見於文勝之孫觀瑞所傳一敬始斷自雲仲以下著
西昌之譜至是德遜俾德遵以西昌譜求序余與陳
氏宗族同里閉一敬忠愛樂義其卓識遠畧度越群
輩佐治兩縣皆得民心德遜溫雅惇行德遵履操端
潔皆余所敬愛者也第念一敬平生故人少之時相
輔以學有莫逆之契其罷官家居也約余買田築室
東臯之上將耦耕以終老既先後皆以徵起不得如

志而在京師相聚處半歲公務之暇相與譚詠酣嬉
而忘其身之在客外也一夕就余家奕棋飲酒翛然
而沒於今又十年矣睹物興懷其能自己乎故因序
此譜併致余情云耳

送曾存善序

同邑曾存善篤實和易謹持其身遇為干紀倍道之
事輒掩耳避去鄉稱善人今年五十矣未嘗有一日
憂患之干其所得稱其所存非善之報施者歟有以
其材舉者徵至京援例得歸來告余別嗚呼吾常不
忘吾鄉之俗惇務詩書父兄必導其子弟以德子弟

必率其父兄之教而富有力者皆惇於禮貧賤者皆
能不失所守而勤於其業有老死足跡未嘗及縣門
下者其俗如此所從來久矣自吾出而道數千里之
地目之所及其為俗不逮吾鄉者多也然吾少於鄉
壯於鄉既壯而去之今且老矣吾鄉昔之老者亦且
盡矣安知夫今之俗其不渝於昔否乎蓋一鄉有善
俗則一鄉之福子歸因吾所陳而試觀其何如焉

東里文集卷之四

東里文集卷之五

序

鄭氏族譜序

泰和澄江之南有鄭氏其先出滎陽再徙金陵宋端
明殿學士穀之子新通判吉州遂家泰和邑中又四
世至升文徙江南之五塘莊其譜紀自端明之父西
京節度副使自強蓋節度至今十有五世子孫久而
愈盛蔚乎邑之鉅族也端明當南渡孔棘之時毅然
以國事為己任鞠躬盡瘁無所不致其誠殆天佑忠
義而以昌其後世耶雖自徙泰和未嘗有顯者然抱

仁秉義世薦善行所見孚於人人可質之鬼神者蓋
或顯者有未能也吾家距所居半舍吾少及見其鄉
大疫不間貧富老壯困憊狼狽相連屬彌望十數里
旦暮不見炊煙獨鄭氏一姓食飲起處泰焉如平時
三四十年来江鄉譁訐之風姦民倚法嫁禍其所怨
惡富家巨室為所困辱者十八九獨鄭氏無一毫之
干此豈聲音咲貌之所能為哉入朝再進金刻宋徽
國朝鄭氏之仕者昉宗顯再見於庭賓今庭重居太
學十餘年繼而大之未可量也而宗顯於余最善其
嘗歷三縣一為幕再為簿所至民戴其寬惠如父母
仕三十年無纖芥過舉家甚貧持操如鏡石比侍臣
之賢者屢薦之不報恬然安其命觀於今鄭氏如此
可為遠不忝端明者矣宗顯今復改連江簿將行出
此譜求序於是翰林諸君子序之詳矣余特著鄭氏
之行之可稱者以示其後云

玉雪齋詩集序

詩以理性情而約諸正而推之可以考見王政之得
失治道之盛衰三百十一篇自公卿大夫下至匹夫
匹婦皆有作小而免置羔羊之詠大而行葦既醉之
賦皆足以見王道之極盛至于葛藟碩鼠之興則有

可爲世道嘅者矣漢以來代各有詩嗟嘆詠歌之間而安樂哀思之音各因其時蓋古今無異焉若天下無事生民乂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發而爲治世之音則未有加於唐貞觀開元之際也杜少陵渾涵博厚追蹤風雅卓乎不可尚矣一時高材逸韻如李太白之天縱與杜齊驅王孟高岑常應物諸君子清粹典則天趣自然讀其詩者有以見唐之治盛於此而後之言詩道者亦曰莫盛於此也余竊有志斯事而材質凡近徒勞而無成間或一遇能者未嘗不歎豔嚮往之居兩京二十餘年所得公卿大夫之作今大

理卿京口虞公伯益蓋其傑然者也近得觀其玉雪齋集古近體總若干首皆思致清遠而典麗婉約一塵不滓如玉井芙蓉天然竒質神采高潔又如行吳越間名山秀水而天光雲影使人應接不暇者而皆得夫性情之正虞公蓋將上追盛唐諸君子之作而論今公卿大夫之作足以鳴 國家之盛者亦鮮有過於虞公者焉公學優才裕生當治平熙洽之運洪武中以儒發身歷事

四聖出入中外者三紀所治皆要職更事多而精斯其詩之所繇昌歟今公以明刑爲

上所信任下則四方視以為平蓋古臯陶之職也夫
明良喜起之賡歌臯陶所以弼成有虞之治者吾何
幸尚於公晚歲見之乎輒書諸簡首而歸之

貧樂詩序

廬陵胡有初家文江之上泊然布素而謹於義利之
辨非其所當得不苟取遇人富貴不本於仁義者率
草芥視之其為人慷慨豁達不務榮名所居遠城市
車馬之塵喧囂之聲不相及有薄田躬耕足以自給
又有雲林泉石之勝日與幽人素士徜徉山水之間
飲清茹澹翛然自得也自號貧樂其從子中書舍人

觀求縉紳君子為之賦詩又稗以求余序人恒情所
處率易於富貴而難於貧賤處貧而能樂此其志豈
苟然哉然古之君子其樂乎貧也非恃貧以樂樂而
忘其貧耳蓋天理具於吾心吾奉而行之無所違以
至于仰不愧俯不忤其中泰然將無往不樂矣富貴
貧賤自外至者惡足以動其中也故孔子之飯蔬飲
水顏子之簞瓢陋巷豈樂乎是哉樂乎在已者之無
違於天也苟在已者桔槔之矣雖有趙孟之貴晉楚
之富將其中汨焉膠膠擾擾憂虞之不暇况有於樂
哉又况於貧賤而能樂哉有初之貧樂必樂而忘其

貧可也樂而忘其貧古之人所以爲至也吾以是進
有初故書諸卷首卷中自鄒侍講至陳脩撰凡詩六
篇皆出翰林亦皆出於廬陵云

送張鳴玉序

贛爲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散處
山溪間或數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徵召或行
數日不底其舍而巖壑深邃瘴煙毒霧不習而冒之
輒病而死者常什七八江水險急灘石如虎牙森立
或隱或顯奔湍之聲洶洶聞數里舟楫往來非資其
土人跬步不敢越以是會府優視之於賦役百需常

半減他郡而當江廣之衝將命之臣及海南諸蕃朝
貢之使往來供億無虛日加之數年旱澇饑饉民之
不遂豈少也哉而爲郡於此苟非德任綏撫才堪繁
劇不得爲良建安張珂鳴玉由行人擢知府于贛其
年矣自會府下至十邑之民皆稱曰良江右所治十
三郡時稱良守不三四人而鳴玉與焉固其所施有
及人者歟前之爲守於茲非一人至于今人喜譚而
樂道者曰趙清獻世謂清獻誠心愛人以惠利爲主
又稱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非本諸其德
歟則後之爲良守於茲不務諸德其可哉鳴玉發身

進士其官京師時與余隣居今自贛述職將歸翰林
檢討連智其同門也求朝士爲詩送之又求余序於
是乎言

送李永定經歷序

永定吉水李明達先生冢子也余往年客武昌永定
從先生在焉先生長余四十年忘年與余交厚時余
兩人皆假館授徒永定治奉養之資無日不相見也
先生長身脩髯飄拂可數面潔白如玉雪氣韻磊落
有行義讀書不泥章句與有所適竟日忘返嘗愛余
作樂府古辭遇有作取酒觴余向余歌相樂也後先

生入竟陵永定以才舉授宣州衛經歷明年永定遣
迎先生先生還過武昌訪余時仲秋之夕明月東出
余數人者共浮小舟具酒肴出夏口亂流至禹王廟
下飲酒既醉舍舟登大別山四顧下憇秋興亭至郎
官湖而還復酌酒大懽各賦詩弔古且寓離別之意
先生三復其詩愴然既而曰人生聚散風絮相值耳
何足道也明日別去又三年先生沒矣嗚呼惜哉余
至今未嘗忘先生而不可見矣見永定猶見先生也
永定初在宣州有能名後註誤黜
上既正大統凡用人制法一遵

高皇帝舊章未定復還宣州求言爲贈夫經歷之任子爲之有素亦在致其明而已公無不明庶無不公脩諸在已可也在已脩無所往而不宜况於衛之經歷者乎遂書以贈別而今昔存沒之感有不知余中之浩然者矣

送林正行序

刑者先王不得已以輔治焉耳非恃此以爲治也後世民俗滋弊則所以防範之嚴者亦長民者之不得已也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嚴固仁之所發也君子之爲政

豈輕德而重威哉故慘刻不可以爲政而姑息亦不可以爲政仁人君子之心在使民務善戒不善而已閩林君正行嘗官天台縣幕寬厚愷悌之政民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也既陞司讞於吾郡廉公有威於用法蓋得乎善善惡惡之中焉而直道而行無所頹避行縣所過其細民及其良民皆欣欣延頸而願見之其橫民往往縮首斂跡不敢肆焉以遂免於刑辟者亦不少矣而猶或以謂其嚴也夫治之於已著曷若防之乎未著嚴乎外而仁主乎中嚴亦奚病哉故十數年吾郡之細民及其良民恃之以安者

林君焉耳前之司讞者嘗坐事去而今以宥還林君當歸俟闕林君不至其鄉二十年往焉展敬棗梓與故人親戚聚歲寒之堂飲酒洽比於契闊之餘何其樂也今朝廷方遣大臣四出詢民所利害而建革之及牧民者之廉貪材否而去留之則吾郡之民所嘗恃之以安者其能已於言耶林君是行亦果能久於鄉哉推林君仁民之心必不溺乎其私之樂而忘返也余知林君故道其所素以為還鄉之贈

送樊參政序

國家建牧守之官實兼治教之任而教居先焉未嘗

教之而一任法以治此仁人君子所不忍為也牧守者民之父母父母愛其子必教之不率而後法治之蓋法治之非父母之心也不得已而輔教焉耳江西古揚州之域班孟堅稱藝文儒術斯之為盛然其為人負氣不屈自漢以來高風清節忠臣烈士光氣炳炳前後相望而道德性命之微文章問學之奧相繼而出者非一朝一夕矣雖其間萬有一焉頽傲不率以干冒憲度此在三代之時不能無之惡得以此而掩彼以一人而累一鄉哉比年為牧守於江西而有父母之心明治教之道為民所歸戴者多也而亦有

未嘗留意於學教而一任法治甚者遇頑傲不率于
冒憲度者輒號然以忿曰此邦之人既槩爲是也嗚呼
豈理也哉夫教而不率聖人所必治槩而不別明者
所不爲仁人君子盍易其心以觀之徵其實以發之
且反求諸已之所施者如何也括蒼樊公慎歷教郡
縣學被召入翰林預脩永樂大典遂擢工科給事中
與余同朝十餘年其爲人有學有行達乎治體和
厚而寬裕今滿九載陞江西右叅政於是士大夫翕
然曰是素明於治教之道足以佐方牧之大政端列
郡之表率而係十三府六十九縣之歸戴矣於是各
賦詩贈其行而屬今序因併及余之所欲言斯言也
有非出於一人之私也

楊氏家乘序

楊氏宋盛時自吉水徙泰和世以賞雄邑中而業詩
書服逢掖者相繼不絕舊譜載貢士三人考陳宗舜
吉州科舉錄在淳熙甲午開禧下卯紹定戊子譜載
兄弟三人皆授登仕郎蓋出漕貢又有自上舍生爲
主簿載於譜而涇溪劉氏文集稱太學名士者其他
爲宣教縣尉司計等官載於譜者非一至元延祐初
先曾祖以科第入仕其後復有繼之蓋宋以來楊氏

文獻之傳至是盛矣元季之亂楊氏衰落逮于
國朝其子孫幸不失世業擢科第舉明經累累有焉
而其先之文章行事可法於人可傳於後其家之所
紀者歷世變故片簡不存洪武中司倉通判兩府君
罷官家居方謀采錄未及而相繼即世於是從兄思
貽先生與士竒徧訪博求雖片楮皆錄之不敢遺積
十餘年頗有所得而高祖以上者寔遠無存曾祖以
下文之僅存者多憫世悼亂悲嘆憤惋率然之作其
平時融精極意和平大雅之製所以發明道德者蓋
不能得什一於千百嗚呼惜哉而諸父比歲之文其

子孫不知保愛而亡逸者亦多其僅存者皆輯而錄
之若名賢贈答哀輓之作及其他詩文有及吾先世
者亦皆錄之冠以譜牒事實總名曰楊氏家乘其首
族譜尊本始也次家譜重所親也次事實行之紀也
善行在人既沒不忘則形諸詠歎故哀輓繼事實焉
次遺文志之寓也同志相求則因文以達意故贈答
繼遺文焉名賢之文非以爲楊氏作而有及焉者亦
可以旁考行事與其交游故列諸附錄終焉凡二十
卷不填卷尾者俟續得而錄之得有先後故錄不能
以序也嗚呼是編所載文行始於先曾祖蓋楊氏自

茲以降百有餘年內而朝署外而民社錢穀之任皆有之而清白之操皆皦然不滓其隱居而家食者皆清脩篤行貴義而賤利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君子行義未嘗不以望其後人庸衆人之後猶有力學奮義以光其先者而况清德之世乎楊氏之後其必篤念而敬承之哉謹書以爲家乘序

許幼道輓詩序

廬陵許君幼道既卒于京師士識與不識而知許君之賢者皆作詩哀悼之其子清粹以告余求序焉余與君交幾二十年其沒也余尤不能已於情尚忍叙

其哀悼之詩哉獨念君已矣世之士求如君者何其少也士之能言者非不多也言問學者非不博也言德行者非不高也而所言非其所行所行非其所言士以此往往不見重於人使爲士者皆如許君其誰不重之哉許君非名能言者也而言則必行行則必從其言其孝弟敦於家其信義重於鄉其行必出於誠必適於厚必依於禮不以艱難顛沛而喪其所素至於重交際周困急人比於漢之范巨卿云尤負理才嘗隨從兄學文宰漢川凡學文邑政設施必豫歸咨君君悉爲畫可否既而行之人無不悅服者一時

江漢翕然稱學文爲賢令凡漢川之人亦至今思學
文不置不知其出於君也蓋君之所存一以愛民爲
務使之沾一命得一郡一邑而理之民之獲被其惠
利豈少也哉然世之理郡邑者豈必皆有才德如君
可以惠利其民而君將老始得分教武學教不久遂
卒嗚呼是果繫於其命也耶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彼得於命者其身既死忽然若飄風已過而
人不復留意者多矣其不若是者亦皆有人思之至
作詩哀之如許君者乎許君之得於人如此讀詩者
可以考矣

送史志靜郎中詩序

豐城史安志靜舉進士爲禮部儀制主事在京師於
余還往有斯文之好余閒暇喜讎校古書辨正舛誤
志靜明敏詳博得其助益爲多且其爲人廉潔恭慎
京師賢士大夫皆樂交之而於余未嘗三日不見見
未嘗意不在文事以是尤樂史氏世家真定元盛時
其先有勲德灼灼在國史洪武初志靜大父官豐城
始家吾江西至是三世矣吾於志靜固同鄉也吾來
北京四年解翰林兼職專任春坊日益多暇未嘗不
思同志靜之樂今以滿秩來方握手聚語相慰藉天

官卿知志靜好學勤事而熟典故奏其績最陞儀制
郎中 國家一切禮樂法制咸儀制所治非達
朝廷之體識古今之務明制作之意者不足以任於
是薦紳皆喜儀制得賢長官也當復之南京來告別
盖余向所同樂者又不可得因述余情爲序而屬詞
林諸君子爲詩贈之詩各賦一物以道意自侍讀學
士曾君以下凡八人亦皆吾江西之士云

五清詩序

永樂辛丑春余自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公務
甚簡每朝退歸坐小軒中杜門却掃時理書冊自

適於故篋得小畫五幅不忍棄之裝爲一卷其第一
幅故人毗陵王孟端作也第二幅閩人陳升起作第
三第四兩幅忘其作者亦忘所自得第五幅永嘉孫
隆作併升起作者皆得之黃宗豫余既各賦一詩書
之金曾諸公又續爲之賦沈民則題曰五清夫一味
足以適口一音足以娛耳集是五者足以娛目而適
意况益以諸公之佳詠哉明窓永晝午困之際閱而
誦之則不必引茗盃聆絃奏而胸次可以洒然也

慶楊伯升七十詩序

吳中楊伯升宋和王存中八世孫偕其弟仲舉僑居

武昌余往來武昌十數年與其兄弟交莫逆其清而粹也和而醇也介而有容也兄弟一也連璧之相輝雙桂之並榮不可以掩蓋吾所遇兄弟之並貴者有之並富者有之其善德之並如楊氏者鮮矣自吾去武昌今三十年思憶往時交游之樂與楊氏兄弟之賢未嘗忘也比三四年仲舉來官翰林得慰久別每晤語必及伯升亦仲舉之篤於其兄也今年伯升春秋七十仲舉在史館喜其兄之安而念不得親奉觴爲壽也求館中諸君子作詩寓歸爲慶以屬余序余讀其詩蓋所祝願於伯升者皆同然未必皆知伯升

之賢伯升靜厚有守所存所由咸當於義蓋有契孔子論仁者靜壽之道且不見南山之木乎處曠遠幽閒之地匠石所不見知其傲冰霜凌霄漢閱歷歲年固其理也伯升之壽固無俟於祝願而必見諸祝願者仁者愛其兄之心也幸余他日重過武昌尋舊侶招黃鶴酌漢江之清歌白雲之曲爲伯升壽伯升必將撫清絃以和我

蜀江歐陽氏族譜序

吏部考功主事歐陽哲重脩族譜一卷哲世居泰和之蜀江里其先出唐吉州刺史琮因有家于吉琮七

世孫曰彪曰彤彪宋文忠公脩所自出也彤會昌中
舉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子澤居吉之永和鎮澤四世
孫曰忠曰惠忠徙萬安之常溪惠將作監丞珣所自
出也常溪七世至德祖徙蜀江迨哲八世哲所脩譜
蓋因監丞之舊也哲又參較文忠監丞二譜有不同
者其大者琮率州人捍黃巢事據史傳蓋文忠一時
傳聞之誤然余考文忠集其石本所載如此而集本
無之豈非集本後出已審其誤而去之歟不然公於
南豐曾氏譜尤詳辨其世次而自作譜乃容不審耶
惟歐陽氏自亭侯以來世有聞人而莫盛於文忠後

五十年監丞繼出二公文學忠烈炳然於天下後世
君子論其人蓋國家之元氣也而同出於一鄉一族
豈非盛哉嘗見二公譜序文忠言其祖考所傳於家
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學立身蓋以是
願其族之人監丞亦云吾祖宗邁種德而望其後之
子孫以脩人事君子之仁於家同一心同一道也蓋
君子施仁於國於天下必自其家始未有不能仁於
家而能及國與天下者也仁者之言人所共師而况
其族之子孫者乎今蜀江之子孫從事詩書科第仕
宦彬彬有出哲字廣哲永樂辛丑進士尤負清操方

嚮用於時續休前聞吾於歐陽氏有望焉故書以爲蜀江譜序

西昌梁氏續譜序

人之先嘗有貴富則不復計其功行世率謂之故家此自流俗之見耳夫所謂故家者必其先文行有諸躬功利及於人聲譽有聞於時子孫克嗣於後而豈徒富貴之云哉自流俗異見於是閭閻猷猷粹起旦莫間或貴或富而饜諛伎害爲豪者沿襲一再世蚩蚩之氓遂相與目爲故家而君子不與焉果若其故家而後人有不能心其先之心蹈其先之行徒喁然

自矜吾所從出異也君子猶不與也君子所尚者前有道以肇之後有道以紹之而非徒以其貴且富也西昌梁氏其先自長沙徙江陵至南唐徵仕郎勝用又徙西昌世襲儒行至宋贈知吉州逢吉二子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池州安慶三郡君傑累官黃州同知翰林編脩君崇子子華太原府通判又四世至蕃舉進士自太常博士歷知宣撫二郡皆官不過郡守家不至甚富而文學治行有聞於時者未嘗乏也其肇於先如此蕃四世至不移二子用之永樂中累官至翰林侍讀兼春坊贊善

本之累官至魯府紀善皆以文學行義致聲譽當世其紹於後又如此君子所尚故家如梁氏者非耶蕃嘗作梁氏譜用之欲續譜未及而卒本之續之將授其諸子以屬余序梁楊世姍家義不可嘿蓋嘗自叙家譜以告吾後之人曰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為人後者必務明義以不忝乎先請於梁氏續譜亦云

贈大理寺丞張宗璉詩序

上嗣大寶之三月特詔吏部令京官五品以上與御史給事中及外之布政司按察司與郡縣之長吏各舉才德堪守令者命下少傅楊士奇與翰林侍讀學

士王直合議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應詔將上日以奏時中外皆未有奏者而禮部郎中黃鍾最先奏宗璉會

上擢用舊官臣以宗璉爲大理寺右寺丞當之南京出上親命固非用鍾言而鍾遂以知賢聞縉紳間上臨御以來惓惓焉哀矜庶獄雖答罰不自用必付諸廷論每憲臣奏讞議必懇懇諭之欽恤之意矧大理天下之平宜夫親擇而後授也宗璉秉介潔之操蒞事周慎而寬厚長者之志素孚於人其不忝斯職也審矣而與之游久者必取仁者贈言之義賦詩致

交脩之意蓋君子之心也詩以張茂先進德脩業輝
光日新之句爲韻賦者曾擘王英王直周述人兩韻
總詩八篇而引其端者楊士奇皆其鄉人云

送宗老季琛詩序

廬陵江右諸郡之表也楊氏廬陵諸大姓之表也忠
襄公楊氏諸先德之表也季琛爲公九世孫秉忠信
廉潔之操懷明敏疏達之才襲詩書禮義之實豈非
崑山之玉哉今歲京尹薦其名尚書試其能

天子命之官以爲南海知縣知縣雖古百里宰而南
海者漢南粵趙陀之所治在大海之瀕數歲以來旱

澇饑饉民臻於凋弊方有撫字之責又臨之以藩憲
之重日奔走受事庭下至勞也又其地總制嶺南數
十郡邑凡朝命之使有事於嶺南與海外諸蕃國
及諸蕃國之人朝覲貢獻於闕下者皆於此取給
所費至繁也季琛承命而去乃無幾微不任之意
見乎言色豈非其自信可以勝其事而不難哉益一
有不勝則人將議之曰此某郡之產某公之裔也不
獨羞其一已而已大夫士知季琛者皆爲詩送之余
其族人故序諸簡首

西城宴集詩序

京城之中直長安門之西五六里地幽而曠居民鮮少園池水木籬落蕭散之趣往往遇之如遊乎城之外者比數年士大夫稍有居於其間然其地既僻於一隅非大官貴人氣勢赫奕者之所處而凡日用所需雖米酒蔬果猝求之有不易得此豈志於榮利者之所樂居哉居之而樂者非其人澹泊簡遠足乎中而無所累乎外者歟余之居於此也凡翰林素所交游多在焉然各有職務而欲尊俎譚詠以合羣情於一日之樂者蓋未暇也永樂壬寅閏十二月詔京官並給前一歲之俸而歲終公務亦簡於是相與為

醵會而治具於陳光世是月二十有六日晨雪初霽天氣融朗光世折簡以迓晝而畢集居城西者余及曾子啓王時彥余學夔桂宗儒章尚文陳光世錢習禮張宗璉周恂如陳德遵彭顯仁周功叙胡永齊劉朝宗凡十五人余正安近東徙其志所樂恒在西也蕭省身自外至而僑於西皆賓致之皆翰林交游之舊也列序以齒籩豆潔豐觴酌循環酬酢並舉懽洽之至清言不窮間以善謔禮度無愆文采相發於是舉賓之初筵四章之末四句為韻賦詩韻少則疊其一而以道夫相樂之意可謂盛哉禮有之一張

一弛文武之道且先王之屬民也歲終休之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况吾徒皆仕有職任旦暮在公惟惰慢之是戒則以其閒暇相合為一日之樂者其於義固宜也衆之相合使其道與志有一之不相契而欲為樂亦不可得今之十有七人者十四出江右而三出於浙皆去其鄉五六千里而相與披豁傾寫表裏洞然忘其身之在客外此其相契而樂也夫豈苟乎詩成粹為一卷余序其所由來於簡首各錄一本藏於家後之人不有觀之而興慕者乎

對雨詩序

永樂癸卯正月乙未

天子大祀于南郊前期五日百官齋沐出宿將受誓戒是日微風東興及午而雨霏霏冥冥迨夕弗止春陽初暢寒沍不作而齋廬同宿者予與余學夔錢習禮陳光世周恂如曾鶴齡陳德遵彭顯仁胡永齊周功叙劉朝宗咸心悅神融若甚適者而焚香瀹茗或論文譚道或琴奕以嬉余詠杜少陵喜雨之詩顧謂衆曰曷有賦乎遂析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之句為韻各賦五言六韻一首士君子之適夫豈以為已哉憂樂以民仁者之所存也自去歲春夏少雨冬屢

大雪皆數尺蓋比歲之所未有民喜以為來年之望也今歲正月之初輒屢雨常歲三月乃雨亦未有若今之豫者而澤凍解泮土膏潤發區萌茁露蓋時物之滋肇於此生民歲計之所仰者可冀也夫造化一元之氣發於春而契乎仁者之心則形諸聲詩固有不能已矣而卽其詩以考其志若有滄之詠霖霖之賦由今論昔豈相遠乎哉凡十有一人而賦者十人蓋退余為序云又于西

東里文集卷之五朱

東里文集卷之六

序

送蔡用嚴序

皇上統御天下夙夜孜孜圖惟理民之道數勅吏部簡拔賢俊又勅百司舉材德之士授以撫字之任比者詔蠲逋負又切責有司坐視民所苦不言者欲加之罰無非激勵誘掖使之寃民隱達下情也牧守而有愛民之心理民之才至是可以伸其志見於用也而今遠邇窮閭鄙屋之民有飢寒之憂歎息困苦之聲豈少也夫膺職任有祿位又遇可以伸其志施其

材之時而依阿翫愒不肯動心出力一少試焉甚或
騁私為厲如此者豈國家所以簡拔任用之意蓋
今之牧守之不為此者亦少矣吾友四明蔡胄用嚴
清修苦節有惻怛之心果毅之氣由鄉貢士入胄監
擢知宜春縣吾交用嚴十五六年知其為人果不負
國家愛民選賢之意宜春之民庶幾將有瘳乎於是
縉紳大夫有賦詩送用嚴者余為序諸卷首

贈高以能序

余友劉叔恣為沅陵縣數年其為政有惠利隱然名
動湖湘間而余不見之十年矣今年寄書貺余并導

其所與游高以能來見且曰自余來沅陵沅陵瀕蠻
溪獠洞氣候弗時若用數致疾以能挾世業之醫濟
余善藥屢矣今辰之守舉以能可以任醫學之職遣
送請于朝萬一拜

天子之命而來也幸辱一言以華之以能既受職將
歸謁余且申其所請夫醫以濟利為道也而非若為
政者之能博濟也然為政者其身疾疢必資於人故
劉君得以安其身而施利於沅陵之人者宜有資乎
以能余可靳一言哉蓋嘗論為醫與為政同道保一
身與保一邑一郡保天下之民無不同也何者勞逸

欲其時也嗜樂欲其度也寒欲煦之熱欲濯之正欲扶而植之邪欲遏而弭之也欲窒虛䟽滯虧盈而益不足也察之者欲深求於微而不可以忽治之者欲責成於久而不以數易也夫然後可以保身保民而為良醫良吏之效著矣以能終身由於斯道而無違則所以濟利於人者將有不博乎子必勉之子歸見劉君其道余嚮往之意亦若是也

余美贈王敬先序之序舉以指而以王醫學之類

西昌王敬先為宜章縣學訓導滿九載陞岳池縣學教諭且行忻忻如飢得甘食困得安寢然者世謂教

官冷職士之樂處者十殆一二而已岳池去京師八千里為蜀僻縣今有得一官於蜀率其心懾於險遠戚戚顧辭其家人酸辛悲楚出語相付囑如訣別狀其有忻忻如得甘食安寢然者殆百之一二耳夫士之有道也無往而不適彼其有所不適者無諸內故也苟無諸內雖其身終歲不出戶庭不去其父母兄弟妻子而其心膠膠擾擾不能自適况數千里之外者哉敬先樂善敦義有古道前在宜章宜章俗不務學敬先化道誘掖之不數歲宜章之諸生比比中進士去敬先來京師嘗主吾家吾親見宜章諸生在京

者事敬先皆如子之事父非其施諸人積誠不已何
以致此敬先少時與余同學海乘陳先生之門今其
所自立如此可謂不辱第念當時同學多已物故今
存而仕者惟吾兩人然三十年來東西睽隔其間不
過一再握手叙契濶未嘗極意傾寫也今茲復別豈
能無情於是惠風始暢倉庚和鳴晨裝在門舉酒屬
客余歌白駒之首章客酢焉歌伐木首章載歌白駒
四章之末余酬客歌雄雉之二章三爵既行序以識
情

送李伯高訓導詩序

廬陵李伯高清脩博文明春秋之學今受命為吉安
府學訓導且行文淵閣大學士胡公率搢紳大夫詩
以送之而屬首簡於余吉之學建於宋慶曆中載歐
陽文忠公之記吉之士自歐陽公而下有楊忠襄胡
忠簡周文忠楊文節諸君子累累而出伸大義於天
下宋亡又有文丞相挺孤忠死國盛哉吉之為學也
皇明統一海宇惓惓焉興學育材三歲大比選其賢
能用之而吉之士恒多於諸郡至屢占第一之選固
出

上之教化亦其積習之善興起之速者然歟今伯高

往焉偕其秀民從事於詩書俎豆揖讓之間涵泳歲月之久將見吉之賢材益盛風俗益厚足為伯高之榮且樂而使學士公與吾徒之仕于外者他日得歸謁學門從鄉人長老以頌天子太平之功如歐陽公所云者不亦與有榮且樂乎故書以先之

劉氏慶源編序

刑部尚書雄縣劉公觀作劉氏慶源編以譜其族屬余序之自宗法廢賴譜牒之行以維持人心紀綱俗化為世道之助益周禮小史之職掌邦國之制與繫

世辨昭穆世考諸侯世本蓋今世譜也其來尚矣然世臣鉅族傳歷既遠更代多故譜或存或逸非有賢子孫不能舉而脩之也劉氏系出陶唐而盛於漢其後子孫益衆譜謀歷世有作如隋劉善經唐劉知幾劉子玄及宋河南劉氏所著最為焯焯而知幾考據尤精博固劉氏世多賢子孫乎雄縣之劉其先諱溫者自河南徙今尚書公所著自高曾以下至其子若孫凡七世蓋高祖以上譜逸不可考而七世之後至于曾玄至于數十百世有繼脩者可以本諸此矣如劉氏之族自今至于數十百世因譜謀之存崇孝友

之道廣惇睦之風者亦本於尚書公之賢乎然考其
高曾以來韜華養素樂善施仁深矣際 國家景運
之興尚書公以明經擢第今三十年出典名郡入總
憲綱歷掌邦禮邦禁為 國大臣弟泰從
上征伐有功累官至世襲指揮同知伯仲偉然效文
武之用於時顯榮光大非其本諸先者深乎然則斯
譜之傳他日太史傳名臣述世系者將有考焉豈特
施之於族也

送徐提點詩序

皇上稽古制治肇建北京首立郊廟社稷之位以祗

事 天地

祖宗百神先事詔太常以羣執事之半詣北京而神
樂觀提點徐善淵恭承 詔命率樂生三百人就道
有日士大夫與善淵往還者聞而造焉是日積雨初
霽秋氣澄朗善淵欣榮命之自天樂播紳之咸會列
筵陳俎觴酌屢行同會者春坊左庶子鄒濟右中允
吳均宗人經歷虞進翰林脩撰陳循庶吉士曾泉太
常典簿周驥及余凡七人酒未既庶子曰善淵斯行
盍一言贈之衆皆曰然於是中允取座右戴石屏詩
語各探一字為韻賦詩詩成屬余序昔周成王既成

洛邑率諸侯以祭於廟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夫至於
助祭及執事之人皆有其德尤足以見夫國家之盛
今善淵熟於禮而達於事其往而無忝矣士幸遭天
下無事 聖明制作一新之時恭承一官近日月之
清光足為至榮而况效職於壇陛俎豆之間相事於
灌薦對越之頃不又榮乎斯以贈言之旨咸畧此離
之懷而作其欣往之志新歲伊邇萬方會同余亦將
與善淵邂逅於泰壇清廟之前遂為之序

車 聽琴詩序

樂之音皆可適也而足以暢幽鬱去驕吝順性情於
中和者惟琴焉古之君子於羣居及其獨處而適蓋
未嘗不在於琴也民之生蚤作而莫息其間擾擾焉
與事物酬酢而又有不當於其意者其能泰然無汨
乎中固已鮮矣矧結纓垂組操簡持翰夙興而夜寐
有職事之煩者乎則其閒暇相聚資於琴以適焉者
人情之所宜而君子之為也永樂二十一年正月十
有三日

天子大祀于南郊前期四日百官齋沐宿於公與余
同宿者十有一人是夕月色在戶清香滿庭宴坐雍

容懷抱和暢功叙援琴而鼓之連續數引宮徵間作疾徐高下雍雍古澹淳雅之音蓋使人襟宇澄淨氣志皆融豁然如濯埃氛而遊於泰和無事之域者何其適哉於是余賦五言古詩一首而衆和之恂如并和其韻皆以道夫適於琴之趣也夫雅與俗不相諧也荒蕩靡靡之音世所同好則為此詩者固無與於世而獨吾徒之所寄意也則雖一時之適不可以棄故錄而序之

送王編修南歸序

吾友王格非篤實果毅學博而行莊起家九江學官

太宗皇帝初建儲召為司經正字

仁宗皇帝初嗣位自交趾驛召還進翰林檢討脩

兩朝實錄格非預纂述書成賜賚有差蓋纂述先繕寫繕寫先雜執事叙勞也既而有司不復論勞奏均陞一階於是格非陞編脩而雜執事往往位列其右格非戴

上之恩安已之分恭就其班位怡然朝之士經格非選拔者今內佐六卿之治外受方岳之寄與凡躋華升要崇秩厚祿出有駟從之盛入有肥甘輕煖之奉者比比而是格非官七品布衣徒步祿入僅給儉約

混儕羣衆中流俗固不知有格非也而士之重格非與格非所自重者皆不係此格非吉水帶原文獻家世有聞人百餘年間吾耳目所知者吾素與耕兩先生及欽止皆仕有祿而皆不久於位不及下壽格非今年六十有七歷仕三十餘年雖中更險阻坦坦如履康莊殆若有神相者蓋格非所不能得者人耳非士所戚也今以病得請歸優游餘年遂其素志士又以為格非榮獨余不能無情者蓋在館閣家同郡生同年而好者與格非兩人格非今決然去余不能有裨於時且多病早衰而猶縻寵祿詩曰之子于歸遠之別

送禮部尚書兼大學士金公歸省詩序

洪熙初元歲事肇新春陽布和萬彙咸甞

天子御明堂敷仁澤覃被天下載念臣工久勤職務未遑于私有詔親在者歸省否亦歸展棗梓咸有錫賚視其秩而等差焉於是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公幼孜其大夫人春秋八十首奉命以行詞林諸君子相率賦詩歌詠聖天子之大德及大夫人之盛福以為公贈而謂士

竒為之序夫人之倫莫大於君親而行亦莫重於忠與孝忠孝一致也 昔者明君之使臣也必體其愛親之心而命之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不遑將母將母來諗何其念之深而言之數也君子謂臣之事君先公後私君之使臣先恩後義今天子推恩其臣比隆成周盛時明君之大德矣先皇帝初臨御簡用文學之臣七人任之於宥密幼孜與士竒皆與焉於是召七人者之命婦入觀中宮惟幼孜以母行宴賚隆厚加有冠服之賜蓋二十有餘年

先帝 先后升遊在天其七人者亦有存沒之異而大夫人安享祿養至于今榮進二品之封益壽而益康何其福之盛哉宜乎詞詠之有作也公歸朱衣象笏升堂拜慶使其子若孫歌之以佐壽觴鄉閭族姻其必有歆豔而竊歎曰金川玉筍之間前所未有也又必有觀感而興起曰使為父母者率以忠孝道其子後將無繼今者乎則是詩之作豈徒以侈當時其有係於後來者不亦重乎

送吳子恭先生致仕詩序

安成吳子恭先生今年八十以黃岡縣學教諭致事

歸其鄉詞林學士大夫素善先生者皆賦詩贈之余
辱交先生三十年獨能已於言乎吳故永新名家自
宋以詩書科第為邑之望具載鄉衮文信公所述元
之初興寧極先生博學惇德與劉須溪趙青山皆以
先朝遺老為鄉人後學所尊寧極先生始徙安成子
恭先生之曾大父也其先如此子恭先生明經守道
以成就後進為務為學官歷寧鄉福寧黃岡三縣焯
著功效歲賓興校文廣西者再浙江者一鑒別之明
升黜之公學者心服被召纂脩永樂大典於中禁一
時四方老師宿儒多在而通博明正率推子恭先生

其人又如此此余所為敬之而願交者也然自赴黃
岡不相見將十年時有咨求老成及禮文述作之事
余未嘗不意在子恭先生然其年益高病益侵愛莫
致之懷耿耿久矣乃今一晤語未竟遽別此余之情
所為不能已者也然古賢人君子之老而致其事歸
也其道德文學猶有以儀鄉邦淑後進不徒歛焉自
足也岐陽有瑞物焉羣飛競起而隨附之如吳先生
歸而鄉人秀俊有志於學者咸得所附託余之情亦
可以自慰也請書諸羣公篇什之首以為先生贈

送羅學古還清化詩序

學古之大父仲淵翁洪武中以問右徵居京師翁負材具闊畧喜論議而愛民矜惻之意常溢出言表郡縣禮為耆老而咨政焉余在翰林時與學士胡公數以公事出江東門以鄉郡故數過翁翁春秋已八十欣欣躡履迎客相與披豁傾寫雖尊俎笑譚而其意常在於民也時學古卅角方執經從國子師而涵濡其大父之訓於朝夕之深余兩人固已期其成也永樂壬辰余奉命考會試得學古所試文字讀之條達明鬯嶄然羣輩中於是喜學古之遂升也既擢監察御史為法從於兩京能勤其職有所知未嘗不言

聲譽灼灼以起又喜學古之敏於用也為御史七年陞清化州知州清化在交趾西南海上去京師萬餘里朝廷豈薄近臣之良而輟之荒洛遼遠之域哉願其地淪墜夷獠數百年

聖天子在位然後去其所為害者而郡縣治之將被之文明之化然其漸習之汚且固有非可以一朝夕振舉之也則必資夫學通材達久於左右明識上意者而任之此武王不忘遠之盛心也然牧守與

臺憲異職撫字與彈擊異施

皇上下德如天無遠邇內外一惟覆燾生育之而已

學古以其所素講習與得諸家訓者推而行之吾知
奔壑之泉走阪之丸不足以喻其易也學古初赴清
化重朝命不及告行於常所還往今之來覲也留
兩月而歸於是中書舍人龐叙屬諸縉紳大夫為詩
送之又屬余序之

聖天康氏族譜序

女弟之子康榮從余在京師數年及冠有志問學而
以父命將歸請叙其族譜康氏居西昌邑東南五里
許澄江之陰曰蒲田里自泰然甫至于今十世脩忠
厚服善仁累累有繼也蓋吾所識者復性質直而好

義磊落而闊達當元季寇盜充斥能倡勇保障其鄉
復圭茹清飲潔以詩書教授里中躬率其族之人蹈
履善行愈老而愈不倦復性之子仲璧有雅度不屑
意生事然獨守儒業為鄉塾師此榮之大父而皆康
氏之有聞者也其上世雖未有以祿位顯者而其所
與為婚媾交遊蓋多顯矣金玉之為物雖未登諸器
用世未嘗不至寶畜之而古之君子其所以重當時
昭後世者豈皆為其有高爵重祿哉此譜作於復圭
而相之者仲璧之子彥英固本其尊祖敬宗之心之
所發乎其亦欲使後之人究知其先世以圖善繼者

乎夫善繼必自學始究知禮義之博致乎躬踐之實使德備於身施於家而為孝友惇睦之行達之於用而為致君澤民之功以益大其宗者康氏之子孫其可不務乎夫畜之久者其發弘榮歸以及其族之人勉之哉

送羅照磨致事序

廬陵羅儀範為肇慶府照磨廉潔而端靜愷悌而寬厚藩憲之賢知儀範之難得也皆禮待之缺缺之氓知儀範之難遇也皆心歸之獨郡守貳以下率迂視之且數形於譏切曰居厓僚乃欲樹名耶儀範自執

益固守貳滋不悅肇慶所治一州八邑其二三邑瘴癘險惡最甚者有官守於斯而獲生還百或一二焉奉使命於斯而獲生還什殆一二焉比歲徵歛之事繁而郡恒委儀範往督二三邑之未集者蓋排之危地也儀範懷牒即行畧不見難色其所至不私取民一芥民知儀範長者皆趨其令如父之令其所集事恒先諸邑而自是事之難集者郡率檄儀範自儀範至官三年計其跋涉山谿衝冒瘴毒之日恒什八九而坐解宇治職事之日殆十一二然儀範容色腴澤步履輕健未嘗一日疾疢之加乎身也蓋君子直乎

內者無往不自得苟直乎內固宜有相之道吉凶利害豈人之所能為哉儀範比以公事至京時上初嗣大位弘施寬恤之政中外仕者皆喜幸可以久安其位也儀範獨曰吾豈當踰六望七之年尚不知止哉遂以老疾辭天官卿言於上詔從之士大夫皆高儀範之達也老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於是愧儀範者多矣吾素厚儀範故於別也書其所以決去之故贈之非徒以儆媚嫉者亦使鄉人士知君子仕止之有道也

熊氏族譜序

今天下姓氏皆古天子諸侯之後其先功德之被人者廣則其流澤後世久遠而蕃碩自然之理也春秋戰國之際惟楚地廣民衆則其上之所以被於人者宜亦廣且衆矣楚鬻熊之後以名為氏當是時諸侯稱國者未嘗稱氏惟楚國之君世稱熊氏熊望出南昌江陵數百年來南昌之熊最盛支分派別跨數邑詩書纓組連續赫奕非他姓可儼豈非其先之被於人者廣且衆故其流澤至于今未艾歟新吳之族宋治平四年有諱洽者自番禺來官是邑遂家焉三子原善原穩原吉原穩徙豐城原吉莫知所徙惟出於

原善者世居新吳傳歷既遠子孫益衆亦有不得而
詳者矣原善之後月窻甫斷自曾祖至其子凡五世
錄之為譜而一堂之間祖孫父子孝敬慈愛藹然也
其子本誠舉進士歷兵部郎中為福建左叅政廉潔
公平八郡之人悅其政無間言此其所以被於人者
又廣歟將澤流於後焉有窮乎本誠今調浙江以此
譜求序故為沂往推來而書之

送國子學正黃信道致事詩序

國朝之制太學自祭酒司業丞而下居師導之任者
五博士十五助教十學正七學錄凡三十有七南北

兩監合七十有四必歷郡縣學官有最績廼授斯任
大約今天下郡縣學官不下三千餘人於其間拔七
十四人以為兩監師其選之固精歟比歲南監祭酒
司業數闕而南京卿大夫及監之諸生來者比比稱
學正黃信道先生曰此良太學師也卿大夫歸其德
諸生服其教人人言如出一口蓋先生純粹簡靜言
必在道義行必循矩矱其所示教非獨言語文字而
已然則論今太學師之賢先生其巨擘歟先生朱文
公門人黃文肅公六世孫千里之足產乎渥洼之濱
超類而絕倫非其所自之異耶

聖天子篤意學校近命大臣就兩監簡諸生之久無成者罷黜之而賜璽書飭勵師生又戒祭酒司業禮其為師之賢者所以厚化本興賢才 聖德隆盛千載之遇也碩祭酒司業所當禮者豈有過於黃先生哉而先生先月詣闕請老 益業 上以其年七十勅聽致事優老禮賢之盛心也然知先生者猶為太學師道惜其去或曰君子之道足於已無往而不可以及人先生之歸也幸精神未衰將見化成於鄉必有蜚英騰實顯顯而起者則在彼猶在此奚內外之擇哉於是六卿及貳皆有贈行之詩

戶部尚書陳公以求余序余故采大夫士言之同者書諸卷端云

易簡方序

醫者聖人仁民之術也古之君子有愛民之志而無行道之地則往往用意醫藥以幾有所濟利仁者之心也禮部尚書毗陵胡公源潔蚤有志及民舉進士官侍近奉命四方其耳目所遇有可以利民者多奏而行之然未足以充其志也間暇無用意於醫得一藥一方之良手自錄之蓋以試皆驗以施濟亦博矣所集錄既富永樂中嘗具表以進特被獎賚其書析

若干門凡若干方總名曰易簡刻梓以傳公幸際亨
嘉之運今佐

天子和邦國有行道之地方將導迎德澤以覃利天
下而猶汲汲於此蓋仁人君子愛民一念無所不用
其至也然善為醫者如良將用師精熟古法而不執
一道臨敵之際隨機制勝故所向成功夫得是編者
誠能究陰陽表裏虛實與夫經絡脈證之故審度而
用之將其施也養由之射庖丁之解牛惡足以喻其
速哉其功不尤博矣乎此蓋胡公利人之意而未發
也因求余序故為書諸卷首

送高伯琴歸省詩序

吉水高超伯琴出文獻故家以明經飭行為新城縣
學教諭九年課績居最陞萊州府學教授九年課績
又最當陞未奏而伯琴亟言於

上臣自忝祿仕不省先父母丘墓久矣旦暮迫於心
不能已幸今蒙寬大之典敢布其私懇詔從之翰林
侍讀錢習禮於伯琴有同門之好合諸學士大夫分
韻為詩送之而屬余序永樂丙戌三月

太宗皇帝臨軒策士傳臚之明日進會試所選副榜
士於廷親試之

上御右順門晝漏下十刻命翰林侍講楊士奇金幼
孜諭旨令就試者從容盡所蘊母苟且取其命光祿
給食中官夕給燭遂親拔三人入禁林餘第為二等
付吏部授學官上者教諭次訓導 聖明惓惓惟恐
失士而成就之如此伯琴時得教諭嗚呼今廿有二
年 宮車遠矣伯琴所至其成績顯譽可以不辱今
歸棗梓薦獻其先人退而周旋族姻鄉鄙之間可以
為榮然吾因伯琴之歸有不能槩於心者

仁宗皇帝達孝推恩以仕者有一二十年未遑歸省
特詔中外有官並許給告以伸孝子之情而限約序

東里文集卷之七

序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 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
城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草實以食
而勝與鄒尤甚 儲君憫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遽
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振貸之侍從之
臣亦皆動念矜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
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
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

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祗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庶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併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皆為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謚忠襄之後為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

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眾嘖嘖稱歎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媿媿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

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爲吳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爲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爲贈亦以勵其終云

沙溪劉氏重修族譜序

澄江南望兩舍外崇山疊嶂綿延峻拔出沙溪稍衍迤平曠溪源遠而厚四時不竭故緣溪皆沃壤無旱

澇之虞而耕稼常豐環溪而居非一姓劉氏其望也余總角嘗一造焉時百川先生尚無恙癯然蒼顏而華顛意氣軒豁一見與余論詩喜動眉睫是日微雪初霽醞酒炙魚偕余循溪上左右指顧諸峯盤迴起伏揖讓之勢巉巖突兀峭厲之奇語余曰吾劉氏居此十有五世矣吾先人雖未有躋膺仕而行義之卓出與茲山相雄者代有之矣又顧溪上田千餘畝曰皆吾故所有也自歷變故來吾鄉之巧而力者悉取之今吾幸且老死於此無憾矣已而與余酣吟倡和譚噍不輟余曰先生所謂超然物表者非耶咲而不

答暮歸過視其故居雖斷垣壞礎黯乎荒榛瓦礫之墟尤可以想見昔時之盛夜宿其舍家具蕭然牀前酒一甕案上斷簡數編及鄉先生陳海桑王竹亭劉槎翁寄書數緘而已明旦其族父明道翁肅余登靜安堂觴余翁貌老而容溫禮恭而意厚傾寫樂客也余留詩堂中而去既去而質百川於海桑先生先生曰汝不及其少壯雋爽時矣間一二事舉之未嘗不使人動心也蓋於今四十餘年矣明道從孫郁武於余有連袂之好前十數年嘗以族譜求序未暇也今百川從弟伯墳仕爲刑部員外郎在京師求序譜益數按譜自九承事唐李繇金陵徙西昌始家沙溪八世至稽道生四子七孫其後始盛又五世至明道六世至百川族益盛譜載總十有八世其間雖有仕者而迄今伯墳始顯伯墳在秋官十餘年能聲焯著所至未可量也此可以徵劉氏先德矣而獨百川之後今不祀此其可徵善仁者之應乎抑亦果係其數乎明道嘗續譜此譜又郁武伯墳所重續者余素景仰百川故於序不能無慨焉者也

蔣氏族譜序

太醫院判儀真蔣君用文作蔣氏族譜既自序之又

以來余序按蔣出姬姓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蓋
今汝寧之光州子孫以國爲氏漢末琬事昭烈至尚
書令琬之後曰啟者仕隋爲萊州司戶因家于萊司
戶五世孫欽緒仕唐歷汴魏二州刺史又家魏州其
仲子清爲東京留守判官死安祿山之亂贈禮部侍
郎賜諡忠八世至惟雅宋仁宗朝舉進士累官房州
通判又四世至守訓而宋南渡遂晦迹不出其孫遠
仕金爲尚書兵部郎中遠之孫安中舉卓行入官楊
雲翼薦其材再遷國子助教上書諫用兵不聽棄官
去後從太學諸生請復其位卒稱疾不起其孫應茂

元初避兵淮南遂家儀真儀真蔣氏昉於此應茂子
用雷爲揚州醫學教授教授子宮舉進士官崇明州
判國朝洪武初部使者吳琳以史材薦授翰林脩
撰引疾辭不許改蘭陽縣丞用文之考也而譜斷自
守訓至用文之子凡十有一世吾於是有所以觀其世
德焉自漢至唐又至於金於立朝蒞官秉政守義焯
焯有聞矣及叔季之世或仕或處未嘗不以愛民澤
物爲心也蓋其先皆業儒自助教以下兼治醫而世
相襲蓋以謂不得施諸此則施諸彼何其用心之厚
也仁人君子之心欲推古聖人之教以爲及人之功

上焉者儒次焉者醫得乎命而達也用儒之道於國家天下而功之及人博也命不可必得不得而用之醫其及人之功亦孰之能禦哉然安得世皆仁人君子之心也彰纓垂組高爵而重祿號養民爲職而於民休戚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彼其心何其厚薄之懸絕也蓋譬諸泉焉源厚者流必遠蔣氏之先其相承厚矣今用文以儒承家以醫歷官以仁存心其所施加厚也然則蔣氏之後其自今何可量乎

王氏家乘序

元史傳良吏十有八人先待制其一也之十八人者余少嘗反覆熟其治行信皆足以匹休前聞貽範來代而王宣慰止善史稱其務明理以致用者蓋已心識其良吏之明規後讀先公同年友黃文獻作宣慰墓文亦重明理致用之說而他德善尤詳以是益慕宣慰之爲人永樂壬辰考會試禮部得宣慰曾孫鈺之文次在第二以奏上臨軒策試親擢鈺第一甲三人鈺字孟堅既授官同在翰林十有餘年其學識操行皆儒者愈久而愈可親蓋又敬歎宣慰之有後也間得見其所作王氏家乘首譜牒其次當時名公所作碑記哀祭之文及往復贈寄之詩而其先世所

著文章終焉蓋歷世變故能掇拾一二於千百亦難
矣譜斷自某至某若干世著其所知而闕其所不可
知其所書皆慎而不苟凡出於當時名公所作者皆
足昭遠信後而其先世之作亦皆有以追配古人可
寶也已蓋王氏宦達莫盛於宣慰宣慰之先後有爲
太學師爲郡幕爲縣佐亦有隱處不仕者其文學行
義皆可考見譬諸藍田之產爲瑚璉爲圭璧玕璜雖
用之不同與夫璞之未用者莫非溫潤縝密之可貴
也王氏文獻足徵於是乎在嗚呼人生富貴如烟雲
之過目飛鳥之遺音豈可恃以不泯君子所恃者道

德功業文章世蓋不能以泯之故有一國之書有一
家之書皆所以不泯之器也而家之所書與國異者
獨備夫言行之善蓋尊所自出且示法其後俾圖不
辱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
言行之善之所存乎孟堅間求余序家乘故書以告
其後之人

北征集序

北征集者今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臨江金公之作也公侍
太宗皇帝凡四出師征幕北此蓋永樂八年第一出

師也是歲本雅失理拒逆 朝命拘殺詔使侵犯邊境邊民苦之故不得已有弔伐之師蓋虞之征苗商宗之伐鬼方文王之伐崇密皆仁義之舉也士奇雖不獲侍從今奉詔脩 兩朝實錄獲睹永樂從臣記當時之車駕所至 聖謨神武如神明之不測如雷霆之下震而宥過綏降如天地之兼容威德之盛蓋前代帝王所未有也公以清材博學介冑縻韉從屬車司命令而聞殿形諸詠歌長篇短章瀾瀾乎鋪寫鴻猷宣揚偉績凡山川氣候之殊道途涉歷之遠所以充拓見聞發舒志意者靡不備之士遭遇之盛如

公求諸往古無幾人焉漢班孟堅負良史才嘗從車騎將軍出金微擊北虜典文章猶至今傳諸史冊豈若公親侍 龍御於數萬里之外哉唐太宗征高麗文學之臣多從亦有歌詠之富如

聖明之朝乎有無未可知而公所遭遇固其文學克當 上心有以致之歟士奇與公皆

太宗皇帝臨御之初簡宣翰林典密命永樂己丑車駕巡幸北京士奇受 命輔

仁宗皇帝監國始與公分職嗚呼鼎湖龍駕遠矣誦金公從征之什追惟

先朝大德而效報無能其感愴於中有能自己乎遂書以爲北征集序

送黃敷仲之官浙江序

三山黃敷仲拜浙江左布政使之命將行其同鄉之友宗人府經歷張珂屬贈以言敷仲學博而才廣德立而譽彰余奚言雖然有斯文之好焉能無言乎浙水東西十一郡六十五邑其民生之秀慧物產之清好爲十四布政司之最然大抵浙東西其俗異也浙東趨文雅浙西鶩浮華文雅有務尚之意浮華流於薄矣其薄之習亦沉溺膠固非一朝之謂也周公親

監殷民於平都至君陳繼之其策命猶以未變故習爲言蓋習俗溺人之深譬諸痼疾療之者非砭熯藥餌攻補並施有積累之功豈遽能愈也我

國家道德涵養六十餘年

皇上承

列聖之大統丕顯治教而敷仲任方岳於此則正人心厚風俗於理道豈細故哉承流宣化雖守令於民最親而所以表守令者方岳也召伯嘗布文王之化於南國其民愈久而思慕歌詠之不忘甘棠之詩是已敷仲往以古人之心奉宣 聖明之德化先近以

及遠使兩浙之民勃勃焉皆興起禮義操存醇厚優游泰和之世將異時無思慕歌詠不忘吾敷仲者乎敷仲歷河南湖廣兩布政司叅政持躬愛民有素矣吾故獨舉人心風俗以爲之官之贈敷仲其不眎爲迂闊否乎浙之藩憲兩司多吾同朝之舊其亦有槩於斯言否乎因敷仲行併以致訊

送郭庭瓚詩序

君子之仕也皆欲施其愛民之心然職有所拘分有所限勢有所格雖都高爵享厚祿或不能越而自專受百里之地爲之令與民相親比如父子民有所弗

平得躬造膝前開口自陳令推其情酌於理不必悉在法制從容片語是非予奪自己出民皆賴焉故令雖七品官得施其愛民之心高爵厚祿者或不能及而今得民之深者有生而父母之沒而丞嘗之久且不忘也余仕京師將三十年職在言語文字之間無所及於人而遇能及人爲人所慕者未嘗不歆羨而內自慚然亦鮮矣番禺郭瑛庭瓚初識之於進士中觀其儀知其有立後相往還聆其論議知其有爲及其知金華歲餘縣之搢紳大夫皆譽之田里細民皆樂之寔有聞于京師要其所存者以愛民爲本今滿

三歲上其績於郡於藩憲於天官卿皆書其考最浙
水東西六十五縣今吾聞諸往來求如庭瓚蓋無幾
人賢哉乎庭瓚安得今四方皆若人者之爲令也庭
瓚將復任金華 太子少傅楊公及學士祭酒諸名
人相與分題賦詩送之光祿李少卿灝禮部陳郎中
景茂求余爲序余雖未有及人而喜譚及人之善故
爲之言尚俟九載之績焉

送少保黃公歸永嘉詩序

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公以病
蒙 恩賜歸于鄉同官卿大夫相與賦詩贈之而謂

余序始公以病在告

上命醫往治歷五閱月弗瘳於是作其去歸之志其
交游有歎其際亨會而遽違榮私爲公惜者亦有高
其當盛滿而戒止足以爲公喜者士奇曰皆非也夫
役志於貴富淺丈夫之事固不足以知公脫屣乎世
累獨善者所爲亦非所以喻公公起自諸生不三十
年致位三孤階一品在崇重清切之地名聞海內方
將勉副重寄慰人望乃引恬山林以自高豈大臣君
子之事哉公聞之曰子之勸余是已而豈余之所得
已哉

聖天子聰明睿智英文神武過古帝王矣股肱羣臣
方濟濟都俞相得於泰和熙洽之朝淮雖非才何幸
叅陪千載之遇願獨寡祐而纏縣疾病歲月之久尚
可久孤榮祿而不知退哉遂入疏白其情
上憫而從之且命疾已復來公明日入謝 賜鈔萬
緡勅兵部給驛舟又明日陛辭加賜萬緡夫不强其
難不舍于舊 陛下仁與義兼盡矣於是在庭文武
之臣皆喜以爲儒者之榮而士奇獨不能無感焉者
太宗皇帝初臨御擢文學之臣七人侍從左右任遇
甚厚公及士奇皆與焉

仁宗皇帝嗣位七人者五人在無幾 太子賓客孫
章胡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

皇上嗣位一循

祖宗之舊以任遇四人公今又引疾去四人士奇犬
馬齒最先又最病既不能分寸裨益當時徒塵搢紳
之間觀公之去其能無愧乎公今年始六十上有九
十之親既歸無所累其心而日奉天倫之樂神怡氣
平將復於康和必然之理也然則
上之寵命公能終忘之也哉贈行詩九篇詞不一旨
其同於余者三之一云

贈陝西二憲詩序

皇上以至仁君天下蓋欲天下之人咸得所欲或聞一州一邑有水旱疾疫爲民厲者汲汲焉圖拯卹安利之道而飭勵其長吏俾悉心焉去歲以關陝饑特命文武大臣往撫綏之而下令已逋責罷徭役又出內帑馳往賑之天地之德也夫

上之所以得悉天下之情者有邑有郡有方岳爲之聞也三者或不能有憲臺舉以聞也憲臺如猶或顧憚遲迴將下之情卒不得聞乎三山林懋弘比長浙憲一志厚民有中以危語者衆駭愕謂且不測既逮

至

上親詰之天鑒孔昭片辭未竟遽釋還職且諭之曰

繼今第盡意言民隱勿有疑畏不言且抵罪日月之

明也則今之爲臣者當務仰體 聖意如恐不及豈

得復有顧憚遲迴之意哉陝西憲副鄺埜憲僉王恪

俱考績來京間以故舊過余道及陝民皆惻惻欲有

言既受命復任不及言以去兩人皆起家進士爲御

史有立志有廉稱蓋士君子所期望而細民所可以

爲恃者於是翰林侍讀李時勉錢習禮合諸能賦者

爲詩贈其行而屬余序余不自揆敬述

上德以道之二君其務有以自振哉陝之藩憲聞斯言亦皆有以自振哉

西澗集序

吾友熊敬方先生其爲人濶達和厚而志於及物爲行孝友忠信而勇於行義爲學博通諸經尤長於春秋而諸史百家皆通貫爲文章魁偉辨博如行雲流水而根於理始居鄉校其旁郡邑數百里有志於學者負篋從之其名聲已聞京師及入太學太學諸生皆趨其下風時司業吳先生溥主監事嚴肅方正寘所推許獨禮重敬方稱先生敬方嘗中應天府鄉試

爲春秋之冠會試禮部雖不中從敬方學者試輒高中其子槩已登第爲監察御史敬方猶列名太學生仁宗皇帝在春宮聞之嘉歎由是日獎任槩而敬方文名益重於時然卒未霑一命以行其道入皆爲敬方惜而槩歷事

三朝屢拜顯官今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其見諸愛民之實方焯焯未已槩之道即其父之道也 朝廷推恩大臣褒其所自贈敬方以其子之官人又以爲敬方榮嗟乎昔何蕃居太學太學諸生推頌之不敢與齒上至祭酒司業皆推之然終不及於祿敬方其今

之何蕃歟。蘇明允父子一時皆有文名，而明允老成歸然時號老蘇，其官位竟不顯，暨子貴乃進身後之命。敬方亦今之明允乎？蕃因韓退之明允因歐陽永叔皆遂不泯，念余言不足致敬方之不泯也。然今之知敬方深者莫如余，故爲序其所著西澗集，使世之覽者知其人之大畧云。

梅花圖詩序

禮部尚書泗州金公舊得梅花圖一卷，甚愛之。既屬大夫士能賦者爲之題詠，又以屬余序。將於公暇覽適焉。夫梅植物之至清者也，恒產於山谿林谷之間。

而逸人韻士栖迹乎荒寒曠漠之濱者，資以適其幽獨閒靜之趣也。今公爲國大臣職務之重，且殷夙夜孳孳圖惟之不暇，而暇適其意於此乎？然古之名賢君子居高位任重寄者，雖日單智畢慮於天下國家之務，而其心未嘗不存夫幽閒澹泊之適。蓋不以其身之貴富，而或移也。矧夫物之出於冰霜沍寒，萬卉摧敗之後，皎然孤芳一塵之不染，殆比德於貞潔獨行之士，拔出乎流俗者。此其契於君子之心，宜乎玩適不能已焉。而余意公之所爲愛之者，又未必止此。天地之生物始於春，而物承春之氣以生者，莫先

於斯植蓋造化發育肇見於斯也故知道君子恒於此以究觀夫天地之仁而况公為春官大宗伯上贊聖明以對時育物者乎體仁長人此公之心而大夫士亦以此望於公也遂書以為序

溧陽史氏族譜序

溧陽史仲和甫嘗命其子常續史氏族譜又命常以求余序史世傳周太史佚之後以官為氏然鄭漁仲通志畧云周又有史興晉有史蘇史黯史趙楚有史狎衛有史鮒皆以史為氏又有太史氏內史氏左右史氏亦皆主於史蓋非獨佚也溧陽之後其必有所

據乎溧陽出漢史恭其始繇魯之濟北徙京兆杜陵恭三子高曾玄皆以外戚為侯高之子丹累封武陽侯玄之子任任子習習子崇皆罷平臺侯崇建武中累遷右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以軍功封溧陽侯遂即所封以居此溧陽史氏之始也嗟乎史氏之功德遠矣漢之時恭及其母貞君保育宣帝於危微之際卒以安漢至丹秉誠輔國慷慨激烈於伏蒲涕泣之言其扶顛濟傾偉然仁義之功而豈尋常外戚之賢之倫哉夫盛德必百世祀其自居溧陽以來千四百年子孫日盛若賢而貴忠存於國家德被於生民代未

嘗無人溧陽之人亦至於今廟祀崇祠宇巋然而環
祠之傍皆史氏此豈偶然者哉其族故有譜及慶傳
錄今譜因而續之前為譜圖以著代序後為譜錄以
詳仕宦葬娶據其所知而闕其所不可知可謂敬慎
不苟者也推仲和甫尊祖敬宗之心如此固史氏賢
子孫而常舉進士為行人九年陞建寧知府方顯用
於時是又將亢其宗者歟史氏之澤其未艾哉其未
艾哉

送蕭省身詩序

河南布政使吾友蕭省身以事留京師數月將歸素

所交游者重別離之意相與擬古樂府為詩贈之
而余尤重省身之別者也夫古之君子其量與其學
俱進也故所存靜而虛所持端而恭所發公而恕靜
則有養虛則無我端則由乎道恭則蹈夫禮公無間
於人已恕克盡於物情而渾厚閑博之度雍容謙遜
之風望之而不可測效之而不能及孰不敬慕而願
親之哉孔門惟顏子有之其友曾子稱之曰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動求諸己此豈徒慕悅稱道
之而已哉後世如黃叔度庶幾乎顏者也當時所與
游者稱其汪汪如千頃陂又曰數日不見黃生鄙吝

之心復萌非嘗得於薰炙之益而能爲此言哉省身
識明才裕懷端潔之操恂恂温温渾涵有容人莫得
窺其際盖庶幾今之叔度也與余交二十餘年如一
日貴賤夷險不見其有毫髮異致吾與之處常因之
而自省則其於別也豈能已於情乎士非量無以任
重而致遠夫受百川之輸者江海也故自古名臣皆
負偉量弘度然後有以光大功業而峙譽望而非淺
中易動者所能與也吾於省身又有以豫卜之矣遂
書以爲贈行詩序

贈蔣主孝序

太醫院判儀真蔣公儒者也博學而有文清脩而雅
尚於余往還二十年數過其靜學齋未嘗不置酒樂
客客與公東西坐則其四子以序立侍色甚温儀甚
恭也客喜求其所以名曰主善主敬主孝主忠盖有
以知公所以愛其子者有道也前三年之冬余與公
同侍儲君自南京入朝公春秋已七十率中夜以
起擁裘上馬衝北風馳騁冰雪之途時主敬侍行每
下馬即次主敬必先至展位布席列酒殽紅爐之上
公必挽其同行者與俱主敬左手持盤右手捧觴而
跪進之而下至於僚從無不屬厭者盖不使公有幾

微道路辛苦之意及至北京居一室廣不踰尋而靚
幽明爽纖塵不侵書冊琴瑟圖畫尊俎公無日不與
賓客樂而所以致其樂者主敬也踰年而主孝至凡
所以致養親之樂一如其兄而見諸動作詞氣之表
尤使人愛而親之公之子何若是之皆良哉然學者
之於道無窮也學之愈力則其行愈進事親行之所
先也由此而推之其事衆其道遠爲公之子其可以
遂已乎博而求諸聖賢之方冊以克吾之知達吾之
材可也矧蔣氏之先德深矣而公繼之亦宜後之復
有繼也主孝今以父命還南京父之執胡敏德屬余

贈以言余亦其父執也故推其所本者而遠大望之

劉氏倡和詩序

吾友劉仲良甫其子咸爲河南按察僉事屬授衣之
月思父母在故鄉不得躬眎寒燠而市縣以寄仲良
甫得之喜作七言近體詩一章示咸其寫情体物和
平微婉盖有得於詩人止乎禮義之意太子少保金
公及翰林諸學士倚而和者數人咸粹以示余求序
嗚呼流俗之爲父兄者其子弟幸霑一命方憑藉聲
勢騁其貪得之心無厭足也而豈暇計有禮義仲良
甫卓然不滓於流俗非知道而能然哉昔歐陽文忠

公從子通理官廣西欲買朱砂奉公公以書報云吾
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蘇文忠
公見書歎曰人惟考諸其私乃見真僞此歐陽公家
書也仲良甫此詩非私示其子者乎世率謂古今人
相遠豈名言也哉而諸公和者之意亦豈異蘇公之
歎哉惟咸勉圖所以稱賢父之志推類而廣之可也

贈太醫院判蔣用文序

永樂二十年春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公得疾日劇禮
致太醫院判蔣用文治之數月以瘳公德之既厚其
報又以爲非文無以達意也遂屬筆於士奇益嘗觀

於世之高爵重祿者其有資於人不權事之輕重率
自大而指使之而士之懷負藝能者於人之求之也
不度事之緩急恒自重而固闕之以是不相下而不
相濟二者蓋均失之矣如求之者忘其勢而將之以
禮應人之求者樂其誠而志於行道則必相得而克
相成也公之爲人温温謙恭以禮下士凡於德必報
而有始終之義蓋未嘗一毫挾貴富自大也此有以
見盛時公卿之厚德矣用文其業精於理其志急於
濟物不以貴富賤貧而或異不以艱難倉卒而苟怠
惟其施之效而人德之與否不計也又有以見仁人

君子之所存矣則其所以相得而克相成者夫豈偶
然之故哉然公爲國大臣獲致安其身上以爲
國家重下以係衆人所瞻者此其功豈可以尋常槩
論哉則公之所報用文之所受皆當夫義余安得不
爲喜譚而樂道之也

東里文集卷之七

首其自序



